

母亲呵，  
你是荷叶，  
我是红莲。

心中的雨点来了，  
除了你，

谁是我在无遮无拦的天空下的荫蔽。

冰心◎著

# 母亲， 母亲，



求真出版社



# 母亲,母亲

MUQIN, MUQIN

冰心◎著

求真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母亲, 母亲/冰心著. —北京: 求真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 - 7 - 80258 - 199 - 9

I. ①母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作品  
综合集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17506 号

## 母亲, 母亲

---

作 者: 冰 心

责任编辑: 马菁屿

出版发行: 求真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

邮政编码: 100050
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167 千字

印 张: 9.25

版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58 - 199 - 9/1 · 48

定 价: 28.00 元

编辑热线: (010) 83190223

销售服务热线: (010)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# 目 录



## 红 莲

一只小鸟	/ 2
宇宙的爱	/ 4
问答词	/ 6
一朵白蔷薇	/ 9
梦	/ 10
往事（一）（节选）	/ 13
往事（二）（节选）	/ 20
笑	/ 31
寄小读者（节选）	/ 33
再寄小读者（节选）	/ 80
山中杂记（节选）	/ 83



## 南 归

南 归	/ 88
胰皂泡	/ 122
一日的春光	/ 125
我的母亲	/ 129
等 待	/ 135
腊八粥	/ 138
我的故乡	/ 140
记富奶奶	/ 150
我的母亲	/ 156
病榻呓语	/ 159
致吴青	/ 161
童年的春节	/ 163
给日本的女性	/ 167
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	/ 171
《关于女人》后记（节选）	/ 175



## 母亲的故事

- 超 人 / 178
- 寂 寞 / 187
- 第一次宴会 / 202
- 分 / 214
- 一个奇异的梦 / 225
- 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 / 230
- 我的朋友的母亲 / 233
- 我的奶娘 / 245
- 好妈妈 / 251



## 繁 星

- 繁星（节选） / 258
- 春水（节选） / 263
- 向 往 / 267

安慰（一）	/ 269
安慰（二）	/ 270
致词	/ 271
惆 怅	/ 273
纸 船	/ 275
乡 愁	/ 276
远道（节选）	/ 278
我爱，归来吧，我爱	/ 281
我再也不能承受这样的温存	/ 285
惊爱如同一阵风	/ 287



## 红 莲

母亲呵！

你是荷叶，我是红莲。

心中的雨点来了，

除了你，

谁是我在无遮拦

天空下的荫蔽？



## 一只小鸟

——偶记前天在庭树下看见的一件事

有一只小鸟，它的巢搭在最高的枝子上，它的毛羽还未曾丰满，不能远飞；每日只在巢里啁啾着，和两只老鸟说着话儿，它们都觉得非常的快乐。

这一天早晨，它醒了。那两只老鸟都觅食去了。它探出头来一望，看见那灿烂的阳光，葱绿的树木，大地上一片的好景致；它的小脑子里忽然充满了新意，抖刷抖刷翎毛，飞到枝子上，放出那赞美“自然”的歌声来。它的声音里满含着清—轻—和—美，唱的时候，好像“自然”也含笑着倾听一般。

树下有许多的小孩子，听见了那歌声，都抬起头来望着——

这小鸟天天出来歌唱，小孩子们也天天来听它，最后他们便想捉住它。

它又出来了！它正要发声，忽然嗤的一声，一个弹子从下面射来，它一翻身从树上跌下去。



斜刺里两只老鸟箭也似的飞来，接住了它，衔上巢去。它的血从树隙里一滴一滴的落到地上来。

从此那歌声便消歇了。

那些孩子想要仰望着它，听它的歌声，却不能了。

受命于天

（此处为极淡的、几乎不可见的文字，可能是另一篇作品的开头或中间部分，内容难以辨认。）

## 宇宙的爱

四年前的今晨，也清早起来在这池旁坐地。

依旧是这青绿的叶，碧澄的水。依旧是水里穿着树影来去的白云。依旧是四年前的我。

这些青绿的叶，可是四年前的那些青绿的叶？水可是四年前的水？云可是四年前的云？——我可是四年前的我？

它们依旧是叶儿，水儿，云儿，也依旧只是四年前的叶儿，水儿，云儿。——然而它们却经过了几番宇宙的爱化，从新的生命里欣欣的长着，活活的流着，自由的停留着。

它们依旧是四年前的，只是渗透了宇宙的爱，化出了新的生命。——但我可是四年前的我？

四年前的它们，只觉得憨嬉活泼，现在为何换成一片的微妙庄严？——但我可是四年前的我？

抬头望月，何如水中看月！一样的天光云影，还添上树枝儿荡漾，圆月儿飘浮，和一个独俯清流的我。



白线般的长墙，横拖在青绿的山上。在这浩浩的太空里，阻不了阳光照临，也阻不了风儿来去，——只有自然的爱是无限的，何用劳苦工夫，来区分这和爱的世界？

坐对着起伏的山，远立的塔，无边的村落平原，只抱着膝儿凝想。朝阳照到发上了，——想着东边隐隐的城围里，有几个没来的孩子，初回家的冰仲，抱病的冰叔，和昨天独自睡在树下的小弟弟，怎得他们也在这儿……

## 问答词

树影儿覆在墙儿上，又是凉风如洗，月明如水。

她看着我，“为何望天无语，莫非是起了烦闷，生了感慨？”

我说：“我想什么是生命！人生一世，只是生老病死，便不生老病死，又怎样？浑浑噩噩，是无味的了，便流芳百世又怎样？百年之后，谁知道你？千年之后，又谁知道你？人类灭绝了，又谁知道你？便如你我月下共语，也只是电光般，瞥过无限的太空，这一会儿，已成了过去渺茫的事迹。”

她说：“这不对呵，你只管赞美‘自然’，讴歌着孩子，鼓吹着宇宙的爱，称世界是绵绵无尽。你自己岂不曾说过‘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’？”

我说：“这只是闭着眼儿想着，低着头儿写着，自己证实，自己怀疑，开了眼儿，抬起头儿，幻象便走了！乐园在哪里？天国在哪里？依旧是社会污浊，人生烦闷！‘自然’只永远是无意识的，不必说了。小孩子似乎很完



满，只为他无知无识。然而难道他便永久是无知无识？便永久是无知无识，人生又岂能满足？世俗无可说，因此我便逞玄想，撇下人生，来赞美自然，讴歌孩子。一般是自欺，自慰，世界上哪里是快乐光明？我曾寻遍了天下，便有也只是相对的暂时的，世界上哪里是快乐光明？”

她说：“希望便是快乐，创造便是快乐。逞玄想，撇下人生，难道便可使社会不污浊，人生不烦闷？”

我说：“希望做不到，又该怎样？创造失败了，又该怎样？古往今来，创造的人又有多少？到如今他们又怎样？你只是恒河沙数中的一粒，要做也何从做起，要比也如何比得起？即或能登峰造极，也不过和他们一样。不希望还好，不想创造还好，倒不如愚夫庸妇，一生一世，永远是无烦恼！”

她微笑说：“你的感情起落无恒，你的思想没有系统。你没有你的人生哲学，没有你的世界观。只是任着思潮奔放，随着思潮说话。创造是烦恼，不创造只烦闷，又如何？希望是烦恼，不希望只烦闷，又如何？”

我说：“是呵！我已经入世了。不希望也须希望，不前进也须前进。车儿已上了轨道了，走是走，但不时的瞻望前途，只一片的无聊乏味！这轨道通到虚无缥缈里，走是走，俊彩星驰的走，但不时地觉着，走了一场，在这广漠的宇宙里，也只是无谓！”

她只微笑着，月光射着她清扬的眉宇，她从此便不

言语。

“世界上的力量，永远没有枉废：你的一举手，这热力便催开了一朵花；你的一转身，也使万物颤动；你是大调和的生命里的一部分，你带着你独有的使命；你是站在智慧的门槛上，请更进一步！看呵，生命只在社会污浊，人生烦闷里。宇宙又何曾无情？人类是几时灭绝？不要看低了愚夫庸妇，他们是了解生命的真意义，知道人生的真价值。他们不曾感慨，不曾烦闷，只勤勤恳恳的为世人造福。回来罢！脚踏实地着想！”

这话不是她说的，她只微笑着。

“宛因呵！感谢你清扬的眉宇，从明月的光辉中，清清楚楚的告诉我。”



## 一朵白蔷薇

怎么独自站在河边上？这朦胧的天色，是黎明还是黄昏？何处寻问，只觉得眼前竟是花的世界。中间杂着几朵白蔷薇。

她来了，她从山上下来了。靓妆着，仿佛是一身缟白，手里抱着一大束花。

我说，“你来，给你一朵白蔷薇，好簪在襟上。”她微笑说了一句话，只是听不见。然而似乎我竟没有摘，她也没有戴，依旧抱着花儿，向前走了。

抬头望她去路，只见得两旁开满了花，垂满了花，落满了花。

我想白花终比红花好；然而为何我竟没有摘，她也竟没有戴？

前路是什么地方，为何不随她走去？

都过去了，花也隐了，梦也醒了，前路如何？便摘也何曾戴？



## 梦

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，真是如同一梦罢了！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，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，骑在很高的白马上，在海岸边缓辔徐行的时候，心里只充满了壮美的快感，几曾想到现在的自己，是这般的静寂，只拿着一枝笔儿，写她幻想中的情绪呢？

她男装到了十岁，十岁以前，她父亲常常带她去参与那军人娱乐的宴会。朋友们一见都夸奖说，“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！今年几岁了？”父亲先一面答应着，临走时才微笑说，“他是我的儿子，但也是我的女儿。”

她会打走队的鼓，会吹召集的喇叭。知道毛瑟枪里的机关。也会将很大的炮弹，旋进炮腔里。五六年父亲身畔无意的训练，真将她做成很矫健的小军人了。

别的方面呢？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，她却一点都不爱。这也难怪她，她的四围并没有别的女伴，偶然看见山下经过的几个村里的小姑娘，穿着大红大绿的衣裳，裹着很小的脚。匆匆一面里，她无从知道她们平居的生活。而